

帝师教科书

〔明〕张居正◎著

张居正

直解

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
(下)



向四大儒学做人

与往圣贤话人生

做人的尊严、人格的力量、

人生的价值、生存的意义

明代两朝帝师、首辅张居正
为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宫内首选教科书
——权威解读儒家经典思想核心载体——

帝师教科书

〔明〕张居正◎著

张居正

直解

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
(下)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下 册

宪问第十四 / 269

卫灵公第十五 / 300

季氏第十六 / 325

阳货第十七 / 342

微子第十八 / 363

子张第十九 / 374

尧曰第二十 / 391

大 学 399

中 庸 441

宪问第十四

【原文】

宪问耻。子曰：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”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宪，是孔子弟子，姓原，名宪。耻，是愧耻。谷，是居官的俸禄。原宪问孔子说：“人不可以无耻。不知何者为可耻之事？”孔子告之说：“人之可耻者，莫过于无能而苟禄。如邦家有道，明君在上，言听计从，正君子有为之时也，乃不能有所建明，只空吃着俸禄。至若邦家无道，上无明君，言不听而计不从，虽卷而怀之可也，乃犹觊颜居位，只空吃着俸禄。夫君子居其位，则必尽其职，称其职，乃可食其禄。今世治而不能有为，世乱而不能引退，乃徒窃位以素餐，贪得而苟禄，则其志行之卑陋甚矣，人之可耻，孰大于是乎？”按，原宪为人狷介，其于邦无道，谷之可耻，盖已知之，至于际时行道，或短于设施之才，故夫子兼举以告之，乃因其所已能，而勉其所未至也。

原宪又问说：“人心至虚，物欲蔽之。好胜者谓之克，自矜者谓之伐，忿恨者谓之怨，贪求者谓之欲，有一于此，皆为心累。若能于此四者，皆制之而不行焉，则人欲既遏，天理自存，斯可以为仁矣？”孔子说：“克、伐、怨、欲，皆人情之易动者。今能制之而不行，是其力足以胜私，刚足以克欲，斯亦可以为难矣。若遂以为仁，则吾不知也。”盖仁者纯乎天理，自无四者之累。今但曰不行，则不过强制其情，暂时不发而已。譬之草根不除，终当复生；火种未灭，终当复燃。倘操持少懈，宁无潜滋暗长，而不觉者乎？是未可便谓之仁也。要之原宪之问，徒知制其流。夫子之答，是欲澄其源。惟能致力于本源，则天理渐以浑全，私欲自然退听矣，此求仁者所当知也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士而怀居，不足以为士矣。”

张居正直解

怀，是思念。居，是意所便安处。孔子说：“士志于道，则居无求安，为其所志者大，不暇为燕安计也。苟于意所便安处，即恋恋不能舍，或怀于宫室器用之美，或怀于声色货利之私。则心为形役，而志以物损，处富贵则必淫，处贫贱则必移，其卑陋甚矣，恶足以为士乎？”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孙。”

张居正直解

危，是高峻的意思。孙，是卑顺的意思。孔子说：“君子处世，其言行固当一出于正，不可

少贬以徇人，然也看时势何如。如君明臣良，公道大行，此邦家有道之时也。则当高峻其言，明是非，辨邪正，而侃然正论之不屈，高峻其行，慎取与，洁去就，而挺然劲气之不回。盖道与时合，无所顾忌，故言行俱高而无害也。若夫君骄臣谄，公道不明，此邦家无道之时也，当此之时，其行固当仍旧高峻，不可少屈以失己之常，言则不妨于卑顺，不可太直以取人之祸。盖道与时违，不得不为此委曲以避害耳。”此可见行无时而不危，君子守身之节也；言有时而可孙，君子保身之智也，然有国者而使人孙言以苟容，岂国之福也哉！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孔子说：“人有存诸中的是根本，有发诸外的是枝叶。即其所存，固可以知其所发，据其所发，则未可信其所存。如行道而有得于心者谓之德。有德者虽不尚夫言，然和顺积中，而英华发外，敷之议论，必然顺理成章而可听，是言乃德之符也，若夫有言者则未必其有德，盖言一也，有君子之言，有色庄之言，若但听其言而取之，则君子色庄，何从而辨别之乎？故未可遽信其为有德也。心德浑全之谓仁，仁者虽不期于勇，然心无私曲，则正气常伸，其临事之际，自然见义必为而有勇，是勇乃仁之发也。若夫有勇者，则未必有仁，盖勇一也，有义理之勇，有血气之勇，若但从其勇而观之，则义理血气何从而辨别之乎？故未可遽信其有仁也，”此可见，德可以兼

言，言不可以兼德，仁可以兼勇，勇不可以兼仁。自修者固当知所以务本，而观人者亦乌可徒取其末哉。

【原文】

南宫适问于孔子曰：“羿善射，奭荡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”夫子不答。南宫适出。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”

张居正直解

南宫适，即南容。羿，是有穷国之君。奭，是羿臣寒浞之子。荡舟，是陆地行舟。南宫适问于孔子说：“羿善于射，奭能陆地行舟，以力言之，天下无有能过之者矣。然一则为其臣寒浞所杀，一则为夏后少康所诛，皆不得正命而死。禹平水土，稷播百谷，身亲稼穡之事，以势言之，亦甚微矣。然禹则亲受舜禅而有天下，稷之后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。夫以强，则羿奭之亡也如彼；以弱，则禹稷之兴也如此。其得失之故，果安在哉。”南宫适之问，托意甚深，且或有感而发。夫子于此，盖有难于言者，故默然不答，但俟其既出而叹美之说道：“自世俗尚力而不尚德，此君子所以不可见，而知德者鲜也。今观适之所言，进禹稷而退羿奭，贵道德而贱权力，则其人品之高，心术之正，可知矣。君子哉其此人乎，尚德哉其此人乎。”再言以赞美之，盖深有味乎其言，且以寓慨世之意也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”

张居正直解

孔子说：“仁者，心之德。心存则仁存，心放则仁失。然存之甚难，失之却易。如君子之心

纯乎天理，固宜无不仁也。然毫忽之间心不在焉，则人欲有时而窃发，天理有时而间断，间断即非仁矣。所以君子而不仁者尚有之也。若夫小人，则放僻邪侈之心滋，行险侥幸之机熟，纵有天理萌动之时，亦不胜其物欲攻取之累矣，岂有小人而仁者哉。”夫人而不仁，不可以为人，则小人固当为戒。然以君子而尚有不仁焉，则操存省察之功，盖不可一时而少懈矣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爱之，能勿劳乎？忠焉，能勿诲乎？”

张居正直解 劳，是劳苦之事。诲，是规谏之言。孔子说：“天下有甚切之情，则有必至之事。父母之于子，有以姑息为爱而骄之者矣。骄则将纵其为恶以取祸败，此乃所以害之，非所以爱之也。若慈亲之于子也，爱之也切，则其为虑也远。或苦其心志，或劳其筋骨，禁其骄奢淫佚之为，而责之以忧勤惕厉之事。盖其心诚望之以为圣为贤，故自不肯以姑息豢养而误之。是劳之者，正所以成其爱，爱之能勿劳乎？臣之于君，有以承顺为忠，而谀之者矣。谀则将陷君于有过，以致覆亡，此乃所以戕之，非所以忠之也。若忠臣之事君也，其敬之也至，则其为谋也周。或陈说古今，或讥评时事，不避夫拂意犯颜之罪，而务竭其纳诲辅德之忱。盖其心诚望其君以为尧舜，故自不忍以缄默取容事之。是诲之者，正所以忠之也，忠焉能勿诲乎？”夫知爱之必劳，则为子者不可以惮劳，惮劳，非所以自爱也。知忠之必诲，则为君者不可以拒诲，拒诲，非所以劝忠也。君臣父子之间，贵乎各尽其道而已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为命，裨谌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行人子羽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命，是词命。裨谌、世叔、子羽、子产，都是郑大夫。草创，是造为草稿。讨，是寻究。论，是讲论。行人，是奉使的官。修饰，是增损其词。东里，是子产所居之地。润色，是加以文采。孔子说：“郑以小国，而介乎晋楚大国之间，其势甚危。然能内抚百姓，外和诸侯，使国家安宁，而强大莫之敢侵者，则以贤才众多，而用之又各当其任故也。试举一事言之。如词命，乃有国之要务，况以小国之事大国，全赖以讲信修睦，解纷息争，则尤其要者。郑国之为词命也，以裨谌善谋，则使之创为草稿，而立其大意；然一人之识见未可以遽定也，世叔博通典故，则使之寻求故事，而以义理论断之；然虽经评驳，未必多寡适中也，又使行人子羽修饰之，而加以笔削焉；然虽经裁割，未必词藻可观也，又使东里子产润色之，而加以文采焉。一词命而成于四贤之手，此所以详审精密，而应对诸侯，鲜有败事也。”即词命一事，而其他可知矣。众贤毕集而各效其长，郑之能国也宜哉。然四子之贤，亦自有不可及者。观其同心共济，略无猜嫌，此不以为矜所长，彼不以为形所短，仿佛虞廷师师相让之风，非同有体国之诚意，忘己之公心者，其能若是乎？真可为人臣事君之法矣。

【原文】

或问子产。子曰：“惠人也。”问子西。曰：“彼哉！彼哉！”

问管仲。曰：“人也。夺伯氏骈邑三百，饭疏食，没齿无怨言。”

■ **张居正直解**

子产，是郑大夫，名公孙侨，执郑国之政二十余年，当时以为贤，故或人问于孔子说：“子产之为人何如？”孔子说：“子产听郑国之政，德泽浹洽于国人，乃惠爱之人也。”按，子产为相，政尚威严，芟除强梗，又铸刑书以禁民之非，其迹近于寡恩。然其心切于爱民，修法度而使人知所守，严禁令而使人不陷于罪辟。三年之后，国人皆歌颂之，终子产之身，郑国大治强于诸侯，盖其实爱之及于民者深矣，故孔子以“惠人”称之。及子产死，孔子又为之垂涕曰：“古之遗爱也。”

子西，是楚平王之庶长子，名申。平王卒，令尹子常以其贤，欲立之，子西不许，竟立嫡长子壬为王，又能改修其政，以定楚国，当时称之，故或人又问说：“子西之为人何如？”孔子无所可否，但应之说：“彼哉！彼哉！”外之之辞也。按，楚僭称王号，凭陵周室。孔子做《春秋》，嘉桓文之功，贬楚之王号，而称子，盖以夷礼外之，子西虽贤，不过僭窃之臣耳，故曰“彼哉！彼哉！”者，盖置贤否于不足论也。

管仲，是齐大夫管夷吾，相桓公霸诸侯，一匡天下。人也，是说此人也。伯氏，亦齐大夫。骈，是伯氏所封之邑，有三百户，盖大邑也。疏食，是粗饭。没齿，是终身。或人又问：“管仲之为人何如？”孔子说：“此人也其功足以服人者也。昔齐大夫伯氏有罪，桓公夺其所封之骈邑三百户，以封管仲。伯氏后来穷约，饭食粗饭，以至终身，曾无怨言。夫夺人之有，人之所不堪也；夺之而致其穷约终身，尤人之所不堪也。乃伯氏安焉终不以为怨，苟非有以深服其心，岂能如此。观此而管仲之功可知矣，

是则管仲之为人也。”按，子产、子西、管仲三人，皆春秋之名臣，然当时议论犹有未定，子产以法严而掩其德爱，管仲以器小而昧其大功，子西以能让千乘之国，而盗一时之名，非夫子一言以定其人品，则万世之公论几不白矣。此人之所以为难知，而论人者当以圣言为准也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贫而无怨，难；富而无骄，易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孔子说：“贫者多怨尤之心，富者多骄肆之失，此乃人情之常。若处贫而能安于义命，无所怨尤，斯善处贫者也。处富而能收敛谦抑，不为骄肆，斯善处富者也。然贫为逆境，非心无愧怍，而真有所得者，必不堪其忧，故贫而无怨，实乃人之所难。富为顺境，但稍知义理，而守其常分者，便可以自制，故富而无骄，犹为人之所易。知无怨之难，则人固当勉其难；知无骄之易，则人又岂可忽其易哉。”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孟公绰，是鲁大夫。赵、魏，都是晋之世卿，最称大家者也。老，是家臣之长。优，是有多余。滕、薛，都是小国。大夫，是任国政之官。孔子说：“人之材器，各有所宜，用人者，必当因材而器使之。如孟公绰为人廉静寡欲，而才干则短，本宜于简，而不宜于繁者也。若使他做家臣之长，就是赵、魏之大家，他也为之而有余。何也？家老之

职，惟在端谨以领率群僚而已，公绰之廉静寡欲，固自优于此也。若使他做大夫，就是滕、薛小国，亦所不可。何也？大夫任一国之政，非有理繁治剧之才者不能，公绰短于才，则固不足以办此矣。夫一孟公绰也，以为家老，则赵、魏且优，况小于赵、魏者乎？以为大夫，则滕、薛且不可，况大于滕、薛者乎？”可见人各有能有不能，任当其才，皆可以奏功；用违其器，适足以僨事。图治者，可不知人而善任之哉？

【原文】

子路问成人。子曰：“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曰：“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成人，是完全成就的人。臧武仲，是鲁大夫，名纻。公绰，即前章孟公绰。不欲，是廉洁无欲。卞庄子，是卞邑大夫，力能刺虎。冉求，是孔子门人冉有。艺，是多才能。子路问于孔子说：“人以一身参于三才，必何如然后可以为全人，而立于天地之间乎？”孔子说：“人之资禀，庸常者多，高明者少，或虽有高明之资，而不学不知道，往往蔽于气禀之疵，而局于偏长之目，此世所以无全人也。若似臧武仲之智识精明、孟公绰之廉静寡欲、卞庄子之勇敢有为、冉求之多才多艺，其资禀才性固已有大过人者矣。又能各就其所长者，而节之以礼，去其过中失正之病，和之以东，消其气禀驳杂之疵。则智足以穷理，而不流于苛察；廉足以养心，而不失于矫厉；勇足

以力行，而不蔽于血气；艺足以泛应，而不伤于便巧，譬之美玉而又加之以砉琢，良金而又益之以磨炼，斯可以为成人矣。”惜乎四子之未能也，盖子路忠信勇敢，有兼人之才，所少者学问之功耳，故夫子以此勉之。

曰字，还是孔子说。危，是危难。授命，是舍了性命。久要，是旧约。平生，是平日。孔子既答子路之问，又说道：“吾所谓成人者，自人道之备者言之也。若夫今之所谓成人者，亦何必如此？但能见利思义，而临财无苟得；见危授命，而临难无苟免；与人有约，虽经历岁月之久，而亦不忘其平日之言。有是忠信之实如此，则虽才智礼乐有所未备，而大本不亏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此又因子路之所可能者，而告之也。

【原文】

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：“信乎？夫子不言，不笑，不取乎？”公明贾对曰：“以告者过也。夫子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；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；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”子曰：“其然？岂其然乎？”

张居正直解 公叔文子，是卫大夫公孙拔。公明贾，是卫人。厌，是苦其多而恶之的意思。昔卫大夫公叔文子是个简默廉洁的人，故当时以不言不笑不取称之。夫子闻而疑焉，乃问于卫人公明贾说：“人说汝夫子平日，通不说话，不喜笑，又一毫无取于人，信有之乎？”公明贾对说：“言、笑、取、予，乃吾人处已接物之当，岂有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？此殆言者之过也。盖多言的人，则人厌其言，吾夫子非不言也，但时

可以言而后言，言不妄发，发必当理，是以人不厌其言，而遂谓之不言也。苟笑的人，则人厌其笑，吾夫子非不笑也，但乐得其正而后笑，一颦一笑，不轻与人，是以人不厌其笑，而遂谓之不笑也。妄取的人，则人厌其取，吾夫子非不取也，但义所当得而后取，苟非其义，即却而不受，是以人不厌其取，而遂谓之不取也。岂诚不言不笑不取哉。”夫时人之论文子，固为不情之言，而公明贾至以时中称之，尤为过情之誉。故夫子疑而诘之，说道：“汝谓汝夫子时言、乐、笑、义，取，其果然乎？然此非义理充溢于中而得时措之宜者不能，汝夫子岂真能然乎？”夫不直言其非，而但致其疑信之词如此，圣人与人为善之心，含洪忠厚之道也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，虽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臧武仲，是鲁大夫臧孙纆。防，是武仲所封之邑。要，是有挟而求。武仲得罪于鲁，出奔于邾，既而自邾归防，使人请立臧氏之后于鲁，而后去。孔子即其事而诛其心，说道：“臧武仲既已得罪出奔，虽欲请后，只宜使人陈词于鲁，以听处分，不当又入防以请。推其心，以为若不得请，则将据邑以叛矣，是盖挟不逞之心而劫之以不得不从之势，虽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”夫人臣之罪，莫大于要君，武仲之所以敢于为此者，亦以鲁君失政故耳。使鲁之纪纲正，法度举，彼武仲者，其敢蹈不轨之诛乎？图治者，宜慎鉴于斯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晋文公谲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谲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晋文公，名重耳。齐桓公，名小白。谲，是诡谲，与正相反。孔子说：“齐桓、晋文相继为诸侯之长。当时虽称为二霸，然文非桓比也。盖文公为人专尚诈谋，不由正道，是谲而不正者。桓公则犹知正道，不尚诈谋，是正而不谲者。即如伐楚一事，文公欲解宋围，乃伐曹卫以致楚，欲与楚战，又复曹卫以携楚，不能声罪致讨，只以阴谋取胜而已。若桓公伐楚，则以王祭不供而声其罪，又退师召陵而许其盟，名正言顺，举动光明，此桓之所以优于文也。”二公他事，亦多类此，其优劣判然矣。然夫子亦就二公之事论之耳，推其心，则皆假借仁义，同归于谲而已，其于王者之道，岂可同日而语哉。

【原文】

子路曰：“桓公杀公子纠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”曰：“未仁乎？”子曰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公子纠，是齐桓公之弟。齐有襄公之乱，桓公出奔于莒，召忽、管仲奉子纠奔鲁，以与桓公争立。桓公既返国，使鲁杀子纠，而缚管、召以与齐。召忽死之，管仲请囚。既至，桓公释其缚，用以为相。九字，《春秋传》作纠，是督率的意思。子路问说：“桓公使鲁杀公子纠，召忽致命而死，于义得矣。彼管仲者，同为子纠之臣，乃独不死，而反

臣事桓公，盖忘君事仇，忍心害理之人也，岂得为仁乎？”孔子说：“稽古者当论其世，论人者勿求其全。彼桓公当王室微弱，夷狄交侵之时，乃能纠合列国诸侯，攘夷狄以尊周室。且又不假兵车之力、杀伐之威，只是仗大义以率之，昭大信以一之，而诸侯莫不服从，若是者，皆管仲辅相之力也。使桓公不得管仲，则王室日卑，夷狄益横，其祸将有不可胜言者矣。夫仁者以济人利物为心，今观管仲之功，其大如此，则世之言仁者，孰有如管仲者乎？孰有如管仲者乎？殆未可以不死子纠之一节而遂病之也。”按，齐世家，桓公兄也，子纠弟也，以弟夺兄，于义已悖。是以忽之于纠，虽有可死之义，而仲之于桓，亦无不可仕之理，况实有可称之功彰彰如是乎。圣人权衡而折衷之，其义精矣。

【原文】

子贡曰：“管仲非仁者与？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”子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至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。”

张居正直解 霸诸侯，是为诸侯之长。匡，是正。微字，解作无字。衽，是衣衿。被发左衽，是夷狄之俗。谅，是小信。自经，是自缢。昔子贡问于孔子说：“管仲之为人，其非仁者欤？当桓公杀公子纠之时，仲为子纠之臣，义当有死无二。彼不能死，则亦已矣，乃又事桓公而为之相，其忘君事仇，忍心害理如此，是岂仁者之所为乎？”孔子答说：“子徒知管仲之过，而不知管仲之功。自周之东迁，王室微弱，夷狄纵

横，天下日入于乱矣。幸而有管仲者，辅相桓公为诸侯之长，攘夷狄以尊周室，天下之乱于是乎一正。非特当时赖之，至于今，吾民犹得以享安宁之福者，皆仲之赐也。使无管仲，则中华之地将沦为夷狄，吾其被发左衽矣，尚有今日衣冠文物之盛哉。夫仲之功如此，则其不死，亦何不可之有。岂若匹夫匹妇所见浅狭，守一己之小信，而忘终身之远图，意气感激，即自缢于沟渎之中，而竟无闻于天下后世者哉。”是可见豪杰之士将建不世大功，则不拘拘于一身之小节。然此不可以常理论、常情测也，彼管仲之可以无死，贤如由赐尚或疑之，非圣人孰能定其论哉。

【原文】

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。子闻之，曰：“可以为文矣。”

张居正直解

公叔文子，是卫大夫公孙拔，其后谥为贞惠文子。公，是公朝。昔卫之大夫有名僎者，先为公叔文子家臣，文子因其贤，遂荐之于君，而与己为同僚。夫子闻此事而称美之，说道：“谥法‘文’之一字，最为美称，非其平生有才德行美者，不足以当之。今公叔之得谥为文，我固不知其他，然只就这一件观之，是即可以为文矣。夫知贤而能荐，明也；拔之家臣之贱，而升之公朝之间，公也；惟知为国用贤，不嫌名位之逼，忠也。一事而三善备焉，谥之曰文，夫何愧乎？”按：臧文仲不荐柳下惠，则夫子讥其为窃位，公叔文子荐家臣僎，则夫子称其可为文。是可见，荐贤为国，乃人臣之盛节，以人事君者，所当知也。